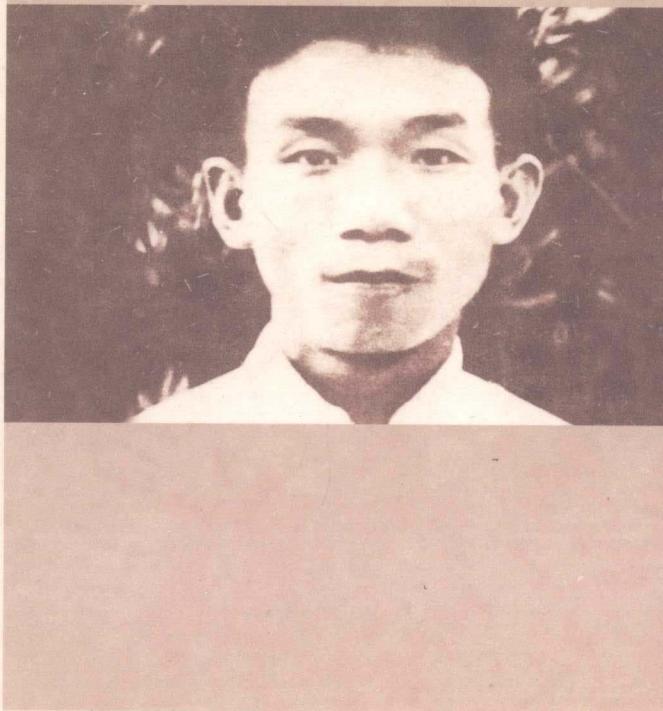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郁达夫散文  
炉边独语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郁达夫散文  
炉边独语

林贤治 编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炉边独语 : 郁达夫散文 / 郁达夫著.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 林贤治主编)

ISBN 978-7-5360-6615-1

I. ①炉… II. ①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1249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揭莉琳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25 2 插页

字 数 184,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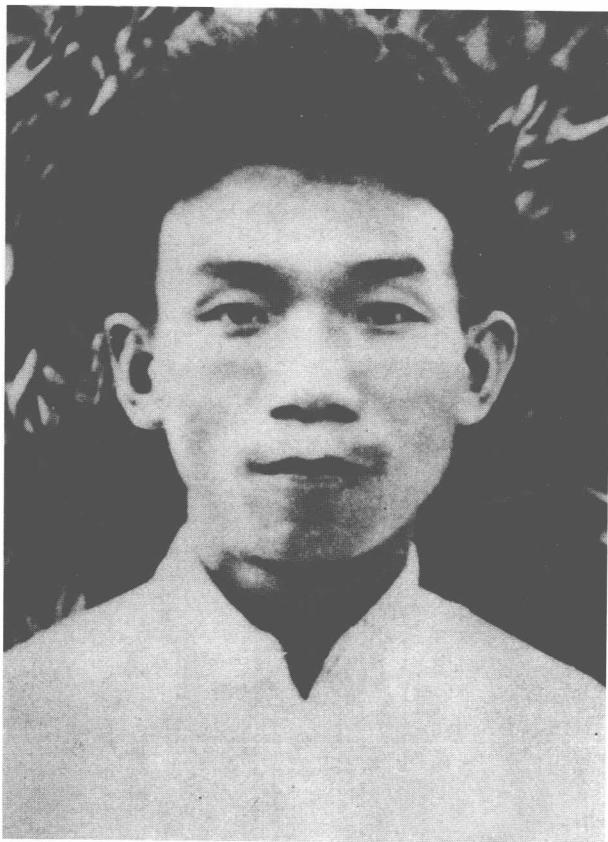
定 价 22.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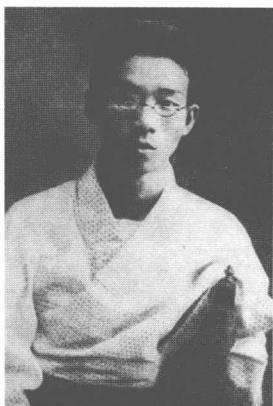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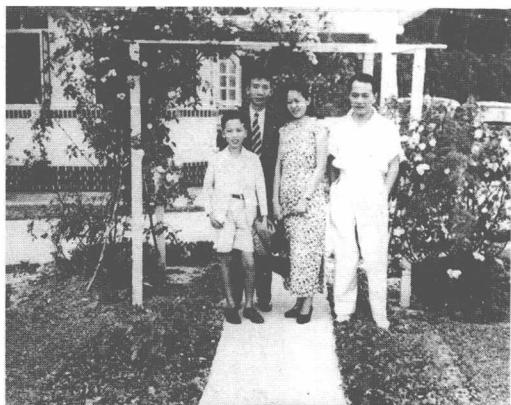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郁达夫（1896—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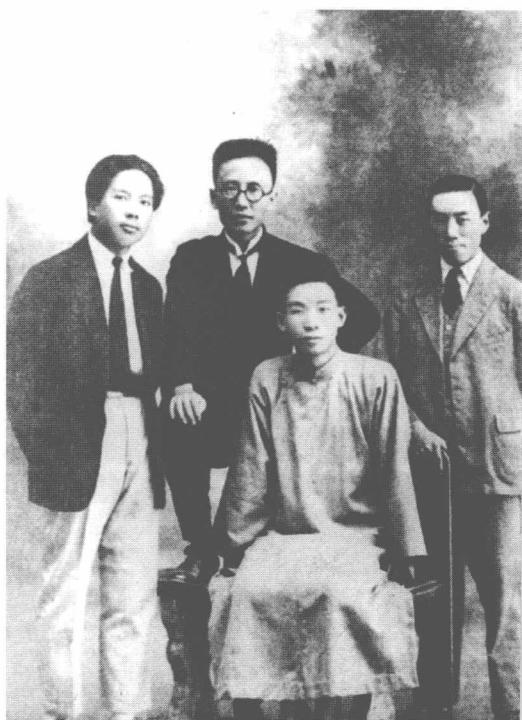
摄于留日时期



摄于1941年，郁达夫与次子郁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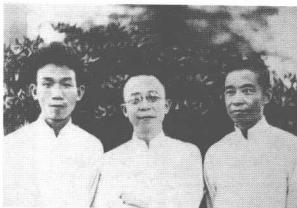
1936年春天摄于福州  
青年会大楼前，中为郁达夫



1926年，与郭沫若（后中）、成方吾（右）、  
王独清（左）等创造社成员在广州



郁达夫与王映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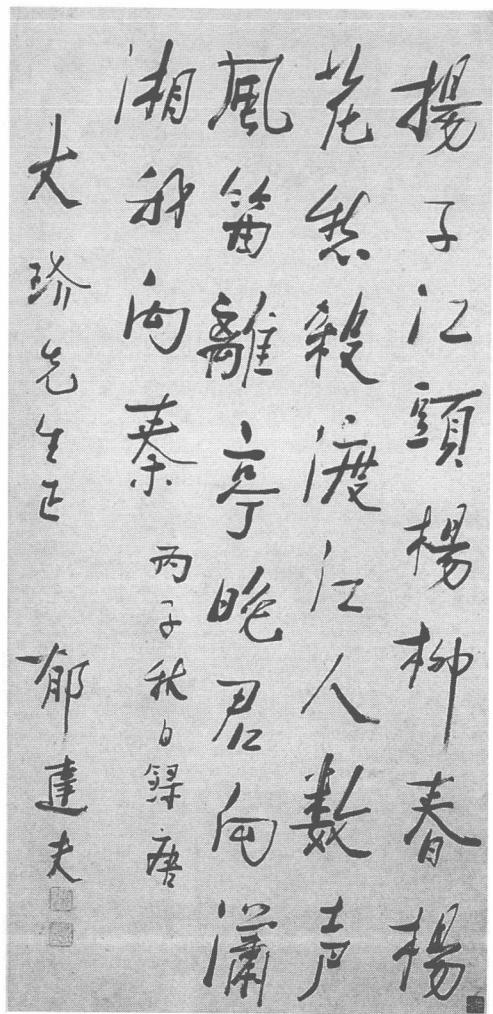
郁家三兄弟，左起：郁达夫、郁养吾、郁曼陀



摄于南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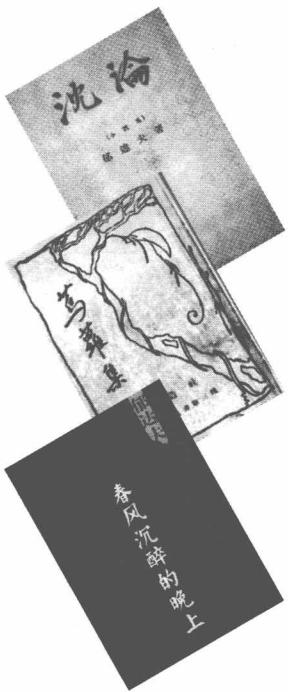


郁达夫赠林语堂照



郁达夫手迹

书影



## 编者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是思想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人。他自称“零余者”，却满怀爱国的热情；从新文化运动中搏战过来，作为启蒙战士，却又有根蒂很深的名士气；他孤傲而自卑，倔强而脆弱，积极，进取，却也病态的自暴自弃。他有文章，名曰“感伤的行旅”，很可以做一生的写照。

他是诗人，无疑又是最散文化不过的人。他的行为，从处世做事到纸面文章，都是一例的走到哪里算哪里。他的小说，大抵带有自传性质；而散文，更是坦白无遗地随处表露着自己的行迹与声音了。

郁达夫（1895—1945），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家住古城，藏书万卷，自小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1901年，入杭州府中学读书，次年入育英书院，因参加风潮而被除名。1913年，随兄郁华赴日留学，在此期间广泛接触外国文学。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随即引起轰动，成为“有争议作品”。1922年归国，参与创造社的领导工作，随后数年，辗转于北京、武昌、广州、上海等大学任教。寓居上海时先后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奔流》、《白华》、《大众文艺》等刊物。1930年，参

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同年，携同妻子王映霞移居杭州，建造“风雨茅庐”，耽于隐逸的生活。居沪数年，出版《达夫全集》计七卷；归杭后，写成《屐痕处处》和《达夫游记》，并出版《达夫散文集》。1936年到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1938年到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设计委员。年底，偕王映霞飞抵新加坡，编辑报刊多种，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次年发表《毁家诗纪》，1940年5月刊登离婚启事，十二年的爱情生活至此以悲剧告终。1941年，任当地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他的一生，备受恶势力的迫害，结果如郭沫若所说，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由于终生颠沛，历尽沧桑，加以天赋才情，博学广识，因此他的散文制作，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的丰富多样。论成就，实不在小说之下。

他的许多散文，都是自述行状，自抒怀抱的。有的文章，甚至不惜以“伪恶者”面目出现，赤裸裸地暴露自己，令人惊异。早期多写羁旅之苦，如《还乡记》等，虽然略嫌芜杂冗赘，却是一片真性情，唏嘘之余，令人深感人世的怆凉。至于悼亡文字，更是如此。日记体和书信体，倾吐积悃，最为相宜，故为他所常用。《海上通信》、《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都极其真率，充分表达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愤懑。这是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疾患。难怪后者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此外，还有一种随笔文字，夹以抒情，写得很是别致，如《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作者说：“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在他的文字中，此类小

品，尤其以“清”见长。

郁达夫的游记是特别有名的，三十年代，甚至有游记作家之称。由于他熟知地方的掌故，又善于体察自然的灵性，加之糅合了古典诗词的凝练与富于韵味的语言去表现，故能随处给人以知识与美的双重享受。

杂感方面，数量更丰。其中，有不少篇什，诸如《说木铎少年》、《政权与民权》、《暴力与倾向》等，讥弹暴政，针砭社会，尖锐明白，痛快淋漓，很可见出作者个人的特色，是应当受到重视的。一些纵谈文化与艺术的随笔，如《炉边独语》之类，也都清隽可喜。

“庾信文章老更成”。在散文创作上，郁达夫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只是飘流南洋以后，文章反而变得粗浅了。本来，到此地步，无论思想和艺术，当会更臻成熟的。莫非人的内心承受力有一定界限，毁家去国，结果便如此的不堪其累了么，真可教人扼腕痛惜的。

## 目录

编者说 .....	1
青烟 .....	1
立秋之夜 .....	9
还乡后记 .....	11
海上通信 .....	22
零余者 .....	29
一个人在途上 .....	36
灯蛾埋葬之夜 .....	43
媚乡年节 .....	49
寂寞的春朝 .....	52
春愁 .....	54
住所的话 .....	56
记风雨茅庐 .....	60
钩台的春昼 .....	63

杭州 .....	71
故都的秋 .....	77
花坞 .....	81
扬州旧梦寄语堂 .....	85
西溪的晴雨 .....	92
雨 .....	95
江南的冬景 .....	97
北平的四季 .....	101
北国的微音 .....	108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	113
怀四十岁的志摩 .....	119
光慈的晚年 .....	122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	127
艺术家的午睡 .....	131
诗人的末路 .....	133
故事 .....	135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	139
炉边独语 .....	142
说木铎少年 .....	146
政权和民权 .....	148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	150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	151
清谈的由来 .....	153
说模仿 .....	155

暴力与倾向 .....	157
说“沉默” .....	159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	161
就家字来说 .....	167
为己与为人 .....	169
悲剧的出生 .....	171
我的梦，我的青春！ .....	177
书塾与学堂 .....	183
水样的春愁 .....	188
远一程，再远一程！ .....	195
孤独者 .....	200
大风圈外 .....	205
海上 .....	212
所谓自传也者 .....	218

## 青 烟

寂静的夏夜的空气里闲坐着的我，脑中不知有多少愁思，在这里汹涌。看看这同绿水似的由蓝纱罩里透出来的电灯光。听听窗外从静安寺路上传过来的同倦了似的汽车鸣声，我觉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忧郁病时代去的样子，我的比女人还不值钱的眼泪，又映在我的颊上了。

抬起头来，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者去的日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世俗所说的“成功”，于我原似浮云。无聊的时候偶尔写下来的几篇概念式的小说，虽则受人攻击，我心里倒也没有什么难过，物质上的困迫，只教我自家能咬紧牙齿，忍耐一下，也没有些微关系，但是自从我生出之后，直到如今二十余年的中间，我自家播的种，栽的花，哪里有一枝是鲜艳的？哪里一枝曾经结过果来？啊啊，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

我的第二次的生涯，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我从小若学做木匠，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无聊的时候，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我的寂寥，一定能够轻减。我从小若学做裁缝，不消说现在定能把轻罗绣缎剪开来缝成好好的衫子了。无聊的时候，把我自家剪裁，自家缝纫的纤丽的衫裙，打开来一看，我的郁闷，也一定能消杀下去。但是无一艺之长的我，从前还自家骗自家，老把古今中外文人所作成的杰作拿出来自慰，现在梦醒之后，看了这些名家的作品，只是愧耐，所以目下连饮鸩也不能止我的渴了，叫我还有什么法子来填补这胸中的空虚呢？

有几个在有钱的人翼下寄生着的新闻记者说：

“你们的忧郁，全是做作，全是无病呻吟，是丑态！”

我只求能够真真的如他们所说，使我的忧郁是假作的，那么就是被他们骂得再厉害一点，或者竟把我所有的几本旧书和几块不知从何处来的每日买面包的钱，给了他们，也是愿意的。

有几个为前面那样的新闻记者作奴仆的人说：

“你们在发牢骚，你们因为没有人来使用你们，在发牢骚！”

我只求我所发的是牢骚，那么我就是连现在正打算点火吸的这枝 Felucca，给了他们都可以，因为发牢骚的人，总有一点自负，但是现在觉得自家的精神肉体，委靡得同风的影子一样的我，还有一点什么可以自负呢？

有几个比较了解我性格的朋友说：

“你们所感得的是 Toska，是现在中国人都感得的。”

但是我若有这样的 Myriad mind，我早成了 Shakespeare 了。

我的弟兄说：

“唉，可怜的你，正生在这个时候，正生在中国闹得这样的

时候，难怪你每天只是郁闷的；跑上北又弄不好，跑上南又弄不好，你的忧郁是应该的，你早生十年也好，迟生十年也好……”

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就假使我正抱了一个肥白的裸体妇女，在酣饮的时候罢——听到这一句话，就会痛哭起来，但是你若再问一声，“你的忧郁的根源是在此了么？”我定要张大了泪眼，对你摇几摇头说：“不是，不是。”国家亡了有什么？亡国诗人 Sienkiewicz，不是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世人么？流寓在租界上的我的同胞不是个个都很安闲的么？国家亡了有什么？外国人来管理我们，不是更好么？陆剑南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两句好诗，不是因国亡了才做得出来的么？少年的血气干萎无遗的目下的我，那里还有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我已经不是 Chauvinist 了。

窗外汽车声音渐渐的稀少下去了，苍茫六合的中间我只听见我的笔尖在纸上划字的声音。探头到窗外去一看，我只看见一弯黝黑的夏夜天空，淡映着几颗残星。我搁下了笔，在我这同火柴箱一样的房间里走了几步，只觉得一味凄凉寂寞的感觉，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也不知道这忧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虽是刚过了端午节，但像这样暑热的深夜里，睡也睡不着的。我还是把电灯灭黑了，看窗外的景色罢！

窗外的空间只有错杂的屋脊和尖顶，受了几处瓦斯灯的远光，绝似电影的楼台，把它们的轮廓尽在微茫的夜气里。四处都寂静了，我却听见微风吹动窗叶的声音，好像是大自然在那里幽幽叹气的样子。

远处又有汽车的喇叭声响了，这大约是西洋资本家的男女，从淫乐的裸体跳舞场回家去的凯歌罢。啊啊，年纪要轻，颜容要美，更要有钱。

我从窗口回到了座位里，把电灯拈开对镜子看了几分钟，觉得这清瘦的容貌，终究不是食肉之相。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还是吸吸烟，倒可以把自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我擦了一枝火柴，把一枝 Felucca 点上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仍复把这口烟完全吐上了电灯的绿纱罩子。绿纱罩的周围，同夏天的深山雨后似的，起了一层淡紫的云雾。呆呆的对这层云雾凝视着，我的身子好像是缩小了投乘在这淡紫的云雾中间。这层轻淡的云雾，一飘一扬的荡了开去，我的身体便化而为二，一个缩小的身子在这层雾里飘荡，一个原身仍坐在电灯的绿光下远远的守望着那青烟里的我。

A phantom,

已经是薄暮的时候了。

天空的周围，承受着落日的余晖，四边有一圈银红的彩带，向天心一步步变成了明蓝的颜色，八分满的明月，悠悠淡淡地挂在东半边的空中。几刻钟过去了，本来是淡白的月亮放起光来。月光下流着一条曲折的大江，江的两岸有郁茂的树林，空旷的沙渚。夹在树林沙渚中间，各自离开一里二里，更有几处疏疏密密的村落。村落的外边环抱着一群层叠的青山。当江流曲处，山冈亦折作弓形，白水的弓弦和青山的弓背中间，聚居了几百家人家，便是 F 县县治所在之地。与透明的清水相似的月光，平均的洒遍了这县城，江流，青山，树林，和离县城一二里路的村落。黄昏的影子，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平时非常寂静的这 F 县城里，今晚上却带着些跃动的生气，家家的灯